

太平天国史

第四册

羅爾綱著

羅爾綱著

太平天国史

第四册
卷六十四至卷八十八

中華書局

太平天国史卷六十四

傳第二十三

陳坤書 黃子隆

陳坤書

陳坤書廣西桂平縣人，參加金田起義〔一〕。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春，任殿前功曹副侍衛，隨丞相曾錦謙守安徽廬州〔三〕，旋守巢縣〔三〕。後隸副掌率殿後軍主將李秀成部下。李秀

〔一〕據李鴻章克復常州摺記陳坤書供，見李文忠公奏稿卷六。

〔三〕據清咸豐四年三月初十日和春、福濟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案和春、福濟奏摺祇記陳坤書官職爲侍衛，此處全銜係據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二。

〔三〕據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二。

成封忠王後，以陳坤書陞任副掌率殿後軍主將（一）。

庚申十年冬，李秀成出師江西、湖北，陳坤書代鎮蘇州、嘉興，管轄軍民事務（二）。

陳坤書在蘇州縱兵擾民，房屋被拆，人民流離失所。辛酉十一年秋，李秀成回師浙江，人民前去控告。陳坤書怕李秀成治罪，就帶部隊走去常州（三）。陳坤書既擅離蘇州，於是

〔一〕陳坤書任副掌率殿後軍主將，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陳坤書等發給黃興和頭繩花布店商憑的官銜。案副掌率後軍主將原爲李秀成所任的官職。李秀成封忠王後，遺缺卽由陳坤書陞任。

〔二〕據李秀成自述原稿。

〔三〕案李秀成自述原稿說陳坤書怕他治罪從蘇州帶部隊逃上常州，是在他「由杭州回到嘉興」的時候。考龔又村自怡日記卷二十，清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日記事說：「錢帥赴蘇，祝陳主將壽，又賀其升七天將銜」，據此，知陳坤書在辛酉十一年八月仍在蘇州。又考與奸宄作聯繫工作的清朝官員吳雲致周韜甫主政騰虎書述辛酉十一年冬那一次陰謀作亂事說：「當忠逆窺圍杭州之時，李、熊均奉僞令往杭，至十一月初四、六兩日，先後託故回蘇，卽與徐氏兄弟密約舉事。徐董於初九動身，十三至滬，力陳忠逆在杭，陳逆赴江北（卽陳坤書，曾至東、西梁山，復折回窺撲鎮江，現聞在丹陽，此悍賊也），蘇城黨類，大半李、熊心腹，正可乘隙進攻，必能得手。……有援伐魏救趙之策，向大府懇懇，因發軍火銀二萬兩，徐董卽匆匆購備，於廿七日回去，出吳淞口，由常熟進口（此錢姓所踞之地），風逆直於十二月初五始到。……原約十二月十九日舉事，旋得李、熊信，云忠逆卽欲回蘇，改於十六夜間，

蘇州空虛，奸宄李文炳、熊萬荃、錢桂仁、徐少蓬等就謀在蘇州、常熟作亂^(一)。幸早發覺，浙江大軍星馳趕回蘇州，得止亂，否則蘇南不堪問了。

陳坤書既踞常州，乃用錢買王爵。時朝中正要採取強本弱枝的政策，以防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這幾個大將的兵權過重，因封陳坤書爲護王^(二)。

癸開十三年秋，天京、蘇州、杭州都被敵進攻，而蘇州尤爲危急。當時蘇州的戰略地位，是處在天京、杭州的中權關鍵，如果能夠在蘇州把敵人打垮，穩固蘇、杭，就可以進解天京的圍困，倘使蘇州失陷了，天京與杭州的聯繫斷絕，天京便無法再守。因此，必須調集兵力先急救蘇州，以進解京圍。時天王命李秀成出京救蘇州。李秀成無兵可調，陳坤書軍隊

傳單甫發（傳單爲調各路民團），而忠逆前隊已於十六清晨趕到矣，事遂中阻（見兩欄軒尺牘卷十二）。據吳雲所記，陳坤書在李秀成從杭州回蘇州前一個多月已經離開蘇州了。案吳雲分明敘述奸宄徐少蓬等是因爲李秀成軍隊攻杭州，陳坤書離開蘇州，蘇州軍隊大半是李文炳、熊萬荃爪牙，所以才敢「乘隙」謀作亂。如果如同李秀成所說，陳坤書是在他「由杭州回到嘉興」的時候才帶隊伍走去常州的，那麼，徐少蓬何得有力陳李秀成在杭，陳坤書赴江北，「正可乘隙進攻」的話。李秀成所記陳坤書帶部隊擅離蘇州的時間是有誤的。故此處從吳雲所記。

〔一〕據吳雲致周韜甫主政騰虎書。

〔二〕據李秀成自述原稿、李鴻章復彭雪琴侍郎（見朋僚函稿卷一）。

近在常州，李秀成於九月十六日、二十日兩次下緊急命令調他出兵。陳坤書都不聽命〔一〕。他早已潛通敵人，圖謀叛變〔二〕，按兵不動，等待蘇州陷落，就獻常州投降敵人。

既而邵永寬等八叛徒把蘇州獻給敵人。敵人在佔踞蘇州後，就把這八個貪生求榮的叛徒殺戮。陳坤書見投降是死路一條，始臨急作守禦打算〔三〕。甲子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夏曆四月初六日），常州遂爲敵攻陷，陳坤書被擒。他還厚顏無恥地說是「盡忠」。敵人用凌遲極刑把他處死〔四〕。

黃子隆

黃子隆廣西藤縣人〔五〕。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冬，李秀成離浦口襲杭州以救天京，黃子隆與陳贊明接鎮浦口〔六〕。後封潮王。

〔一〕據太平天国癸卯十三年九月廿九日李秀成致陳坤書信，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藏。

〔二〕〔三〕清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李鴻章復曾相說：「蘇、錫之復，殲數逆首，自是粵酋死拒困鬥，絕無降意。常州護酋早欲投誠。茲乃招廣東悍黨，嬰城固守。」

〔四〕據李鴻章克復常州摺。

〔五〕據華翼綸錫金團練始末記。

〔六〕據李秀成自述原稿。

癸開十三年三月，代乾天義李愷運守無錫〔一〕。黃子隆在無錫肆意誅求，居民遷避鄉鎮，市肆漸散，人們叫他做「潮白地」〔二〕。

這年秋，敵人攻蘇州急，天京被圍形勢也很緊急。天王命李秀成出京救蘇州。李秀成派忠殿戶部尚書李生香前來無錫面傳調兵命令，黃子隆暗懷二心，不肯出兵。李秀成再去信剖陳利害，他不理〔三〕。

時蘇州守將納王郅永寬等八叛徒謀獻蘇州降敵。黃子隆派人來和郅永寬約降。到聞蘇州八叛徒降敵後，被敵人殺戮，始倉惶謀城守〔四〕。蘇州於十月二十二日（夏曆十月二十

〔一〕據佚名平賊紀略卷下，清同治二年三月偽潮王至錫守城條。施建烈紀縣城失守克復本末卷三清同治二年三月記事却說：「守賊黃和錦渡江攻揚州，以偽潮王黃子隆代之」。案平賊紀略卷下清同治元年二月調賊條記乾天義李愷運來代黃和錦守無錫，黃和錦早已離無錫了。這時候，黃子隆是來接代李愷運，而不是接代黃和錦，施建烈的記載是錯的。

〔二〕據佚名平賊紀略卷下偽潮王至錫守城條。

〔三〕據太平天国癸開十三年九月廿九日李秀成致黃子隆信，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藏。

〔四〕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戈登致卜魯斯信報告蘇州殺降的內情說：「在蘇州西面無錫城中的叛軍，曾派人來和納王約降。後來他們得到清軍背約的消息，便決不投降，死守無錫了」。見王崇武、黎世清編譯太平天国史料譯叢。

四日失守，三十日（夏曆十一月初二日），不過八天，無錫就跟着被敵人打下，黃子隆和他的兒子黃德懋都被擒。敵人用凌遲極刑把他處死〔二〕。

陳坤書、黃子隆都是廣西起義老幹部，百戰功勞，封到王爵。乃當國家危急存亡關頭，不顧國破家亡，竭忠效貞的大義，竟暗通敵人，圖謀叛變，按兵不動，拒絕調遣。到知道投降是死路一條的時候，而蘇州既失，無錫、常州也成瓦解，後悔已經來不及，卒致給敵人戮死，真是冥頑極了！

〔二〕據李鴻章克復無錫金匱摺、無錫訊遣降衆片，均見李文忠公奏稿卷五。

太平天国史卷六十五

傳第二十四

汪海洋

汪海洋安徽全椒人〔一〕，隨石達開到廣西。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汪海洋與彭大順、吉慶元、朱衣點等起義回天京〔三〕。辛酉十一年七月，歸到江西河口，加入從湖北班師的大軍，同人浙江，克杭州，守餘杭，以功封康王。

癸開十三年八月，清軍犯杭州，分軍來攻餘杭。海洋與杭州守將陳炳文據水連營以拒敵。十一月清朝閩浙總督左宗棠親來督戰。十二月二十二日（夏曆十二月二十六日），清軍進犯臨清堰，海洋親守的營壘。臨清堰在餘杭城北。敵人逼壘而軍，其收隊的路，長互五、六里，雙港夾之，兩岸桑竹翳蔽，海洋先伏兵港邊竹林內。他等候敵人收隊甫過橫港，

〔一〕據左宗棠清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覆陳廣東軍務貽誤情形摺，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五。

〔三〕據破愾軍大佐將吉慶元等六十七將領上天王本章。

壘中精兵突出追擊，竹林內伏兵立刻排開槍炮，大敗清兵〔一〕。因此，敵不敢逼餘杭。

甲子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夏曆二月二十四日），杭州、餘杭同日撤退。海洋率軍自湖州經安徽，入江西，隸屬侍王李世賢統轄。

九月，李世賢率領大軍入福建，克復漳州府，命海洋部駐紮上杭縣南陽鄉〔二〕。乙好十五年正月，李世賢命移近漳州，以與漳州軍相爲首尾。十八日（夏曆二月初四日），海洋從南陽鄉移軍駐於南靖、永定交界處所〔三〕。三月，敵進逼漳州，李世賢命海洋率軍來援。旋決定撤出漳州，命海洋接應同向龍巖、漳平轉移。而海洋先已率部隊入廣東大埔〔四〕。迨從大埔回軍福建永定，又給清軍打敗，向永定西北退却〔五〕。李世賢全軍遂在平和、永定

〔一〕 據左宗棠清同治三年正月初五日攻勦餘杭踞逆兩勝一挫摺，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八。

〔二〕 據左宗棠清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攻守龍巖漳平疊勝及由連城進剿先勝後挫情形摺（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一）。乙丑答李少荃宮保（見左文襄公書牘卷七）。

〔三〕 據左宗棠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追剿獲勝汀連肅清見籌辦情形摺，清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兩路進勦疊勝見籌辦情形摺，均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二。

〔四〕 據左宗棠清同治四年四月十一日分路進勦疊勝見籌辦情形摺，清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攻克漳州府城南靖縣城摺，均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三。

〔五〕 據左宗棠清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收復詔安首逆乞降并截勦逸賊大勝首逆就職摺，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三。

覆敗。

李世賢軍覆後，部將王宗李元茂等都奔投到海洋軍中。時各處傳李世賢已死，海洋要奪取領導權，怕他們不服，就以救護主帥不力爲罪名，把李元茂等殺害以示威〔二〕。五月，海洋在廣東鎮平打破清軍。先是清將鮑超部靈營在湖北武昌縣金口起義，經江西、湖南入廣東，至是加入海洋軍。太平軍增加了兵力。

李世賢沒有戰死。七月初六日（夏曆六月二十八日）他從山中日伏夜行到鎮平縣。海洋大驚，郊迎入城。舊部百餘人前來向李世賢泣訴海洋橫暴狀。海洋前曾藉詞不救李世賢，他怕李世賢治罪，初十夜（夏曆七月初三夜），就乘李世賢夜睡，派人刺死。第二天，又殺王宗、天將、朝將等五人，傳示各營，誣稱李世賢已降清軍，現來鎮平復結黨羽，圖爲內應，故不得已而行此法，企圖欺騙羣衆〔三〕。

李世賢是太平天國後期國家領導者之一，在幼天王石城覆敗後，又是南方太平軍的統帥，以他的威望和歷史，可以團結內部。至於當時太平軍正在江西、福建、廣東地區作戰，

〔一〕據左宗棠清同治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越境勦賊疊勝并擊退閩邊竄賊摺，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四。

〔二〕請看本傳考證侍王李世賢遭汪海洋殺害事。

李世賢熟習當地風土人情〔二〕，他做統帥，就會更好地發動和組織羣衆，從而會更多更好地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海洋竟把這樣的一個極關重大的領導者害死，給當時太平天国在長江以南的戰事以重大的損失。而海洋殺害世賢，又使動搖分子，以「兇虐難堪」，「因各懷異心」，他實際是替反革命效了勞。論其罪行，是法所當誅的。

八月十六日（夏曆八月初十日），海洋從鎮平撤出，清軍急追。先是廣東嘉應州一帶人民，自從太平軍入境即紛紛起響應，將清軍勇丁截殺，奪取清軍犒軍銀物，偵探清軍虛實〔三〕。至是海洋定計在興寧縣羅岡、羅浮司間設伏，由人民騙清軍入伏。八月二十日（夏曆八月十四日），左宗棠部大將廣東提督高連陞率軍追至羅岡，第二天再追，他沿途詢問人民，都說太平軍已連夜急走六十里，不在羅浮司了。而羅岡去羅浮司還有四十里。那一帶都是嶺

〔一〕左宗棠清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覆陳侍逆李世賢實爲汪逆所殺片（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五）說李世賢「能操漳州土音」。案李世賢是李秀成堂弟。據李秀成自述原稿所用第二身代名詞不用「汝」，也不用「你」，而用客家方言中一般慣用的「爾」字，他可能是說客家方言。當時太平軍正在江西、福建、廣東說客家方言地區作戰，所以李世賢熟悉當地風土人情。

〔二〕據左宗棠清同治四年九月初三日黃陂墟等處土匪搶奪官軍輜重軍火并戕害勇丁片（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五）、朱用孚摩盾餘談卷一守龍川。

谷深幽，樹木叢雜的處所。清軍行二十餘里，高連陞疑有伏，再問人民，他們還是說太平軍已遠去了來騙清軍。清軍再進入伏，兩邊山凹伏兵突起，海洋親率精兵從前面撲來，伏兵從後面包來，愈裏愈厚。白水寨及沿途土堡伏兵聞槍聲盡起，從後抄來。這一帶人民，復聚集一、二萬人四面撲來，各土堡也開槍炮助戰。清軍後繼部隊見前軍中伏急來救，併死衝出重圍，回到羅岡，羅岡人民又出攔殺。黃陂墟人民又將清軍押解弁勇殺盡，輜重軍火全部奪取。左宗棠向清廷奏報這一役說：「查粵東嘉應一帶，民情狡猾兇頑，實爲戎首」。又說：「粵境嘉應一帶，遍地匪蹤，種種兇悖情形，實與叛逆無異」^{〔一〕}。廣東人民與太平軍的關係，從左宗棠這幾句奏報裏完全反映了出來。

海洋既重創清軍，復折而北趨入江西長寧境，打算經江西，過長江，與遵王賴文光大軍會師。旋接派往北方聯絡的使者歸報，約會於江、鄂之交，於是決定取道江西吉安、袁州、臨江、瑞州過長江^{〔二〕}。清軍嚴扼江西，不得達，折回廣東，從連平州的上下坪，翻山繞越和平、興寧各境，所過城邑，都繞道急趨，突襲嘉應州。十月二十五日（夏曆十月二十一日），唾

〔一〕 據左宗棠同治四年九月初三日黃陂墟等處土匪搶奪官軍輜重軍火并戕害勇丁片、同治四年九月初七日羅岡白水寨一帶土匪戕害官軍片，均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五。

〔二〕 據席寶田向江西巡撫劉坤一報告，見劉坤一遺集第四冊書牘卷三清同治四年十月十一日復劉克菴。

手而得嘉應州〔一〕。

左宗棠時節制福建、江西、廣東三省軍隊，飛調各省軍來圍嘉應，他也從福建前來督師。海洋要乘清軍初來，紮營未定，一戰把它打垮。他經過周密的布置，於十二月十五日（夏曆十二月十二日）親自指揮向清軍攻擊。不料作戰機密被叛徒奉王黃朋厚通知敵人，清軍做了準備〔二〕。海洋見攻敵人不下，下令不攻破不回城。在激戰中，中彈從頭左偏穿出兩眉間，立即墜馬，比昇回州城，已氣絕身亡〔三〕。

本傳考證

侍王李世賢遭汪海洋誣殺事

〔一〕據左宗棠清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賊蹤回竄粵境見籌布置情形摺（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六）、與鮑春霆提軍（見左文襄公書牘卷八）。

〔二〕據左宗棠清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請將歸誠之黃朋厚免罪并賞給守備銜片，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七。

〔三〕據左宗棠清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進偃嘉應東路痛勦大勝首逆汪海洋伏誅摺，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六。

太平天国乙好十五年四月，侍王李世賢從福建漳州撤退，在平和、永定軍覆，各方傳李世賢於四月十二夜（夏曆五月初二夜）在永定過河時溺死。左宗棠於清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五日把這一個情報向清廷報告，並述汪海洋將向他奔投的李世賢部將王宗李元茂等以救護主帥不力爲借口把他們殺害事（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四侍逆李世賢伏誅片）。到六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又向清廷奏報汪海洋這件事說：「汪逆敗竄之餘，猜恨日甚。閏五月十三日，殺侍逆之黨僞王宗李元茂等以徇，雖以李世賢之死罪僞王宗，實則驅除異己者以示威耳。自是賊中益相猜貳，廣東諸賊目向附侍逆者多不值之」（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四越境勦賊疊勝并擊退閩邊竄賊摺）。

其實，李世賢並沒有溺死。他游水上岸，割去鬚髮，掩藏山中，後來夜行晝伏，於七月初六日（夏曆六月二十八日）到了廣東鎮平汪海洋軍中。七月初十夜（夏曆七月初三夜）被汪海洋派人於李世賢熟睡時殺死。左宗棠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覆陳侍逆李世賢實爲汪逆所殺片（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五）說：

臣等前據各軍紛據逃出賊目稟報李世賢自永定敗潰後，夜半偷渡，隨行溺斃數人，復梟水上岸，割去鬚髮，逃匿山中，以其能操漳州土音，遂詭稱漳州難民，人無知者。於是夜行晝伏，至六月二十八日隻身逃至鎮平縣，請民人送信汪逆。汪逆率

黨郊迎，並馬同人縣城。因其舊黨百餘人泣訴汪逆猜狠之狀，心不善之。汪逆前曾藉詞不救侍逆，殺其舊黨李元茂等，茲見李世賢至，亦不自安，遂於七月初三夜密遣賊黨四人乘李世賢酣卧之時殺之，并殺其舊黨僞王宗、僞天將、僞朝將等五人，傳示各賊館，揚言侍逆已降官軍，茲入鎮平，復結黨圖爲內應也。臣等猶恐所聞不確，未敢遽以入奏。茲鎮平克復之後，詢之降人難民，所言皆同，并見汪逆所貼僞示中，有「侍王心懷險毒，不得已而行此法」等語，則侍逆之展轉求生，而卒遭汪逆毒手實無可疑。

李世賢爲汪海洋的主帥，汪竟兇狠惡毒到誣殺主帥。當時有個叫朱用孚的，他做清朝率領廣東軍隊的按察使李福泰的參軍，在所撰摩盾餘談卷一潮嘉防勦紀略記述汪海洋殺害李世賢後，將「其首以徇於衆曰：『李王已降清矣，此來欲爲內應，取爾等死命耳，我故殺之。』」衆知其冤，憚不敢言，而惡汪猜狠，因各懷異心，咸思歸命於我」。左宗棠也向清廷奏報說：「據降人密稟，各賊以汪逆兇虐難堪，多願納款」（見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五，清同治四年八月十五日各軍分路進勦大勝見籌辦情形摺）。汪海洋誣害侍王李世賢，其危害太平天国一至於此，其罪是不容誅的。

汪海洋誣殺侍王李世賢，當他于甲子十四年冬駐軍福建上杭縣南陽鄉時，也用同樣惡

毒伎倆誣殺紀王黃金愛。一九七六年福建上杭縣南陽公社發現一組太平天国牆頭詩共十二首，其中有一首道：「殺後有人嘆曰：『賣國求榮大不該，背主無義黃金愛。昔日不聞楊松事，誰知天父眼恢恢。』」接着這一首後又有一首道：「上帝排定不可強，金愛害死李忠王，竟□扶清亂天国，誰知被誅在南陽」（據福建文博一九八四年第一期郭存孝上杭縣南陽公社太平天国牆頭組詩的調查和考釋的照片錄。關於發現的經過及其全部內容郭存孝同志還有閩西太平軍遺迹巡禮一文，見閩西文化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據郭存孝同志調查及稽考文獻，這組牆頭詩確爲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部戰士所題，從另一首詩「主帥開年滅妖精」句「開年」兩字看來，其題詩時間是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十二月底。黃金愛是忠王李秀成著名的部將，以功封紀王。殺黃金愛的人，就是這時駐紮在上杭縣南陽鄉的康王汪海洋。這兩首詩，是殺黃金愛後，戰士根據汪海洋宣布的罪狀來寫的。其罪狀是「賣國求榮」、「背主無義」、「害死李忠王」。考李秀成自述原稿、曾國藩奏報和親見其事的人如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等，以及我們於一九五一年在南京方山一帶調查，李秀成的被擒係被奸民向清軍告密，沒有片言隻字牽涉到黃金愛。這是汪海洋驅除異己，要殺害紀王黃金愛，就捏造這個大罪名來誣殺他，以欺騙羣衆的。這正同他後來誣殺侍王李世賢一樣。故一併附考於此，以見汪海洋的狠毒本性。